

# 言语并置及其英汉对比

岑群霞

(浙江财经学院外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英汉语语言体系(特别是语音特征)的不同决定了英汉语言语并置方面的不同,特别是语音并置中的押韵有所不同,汉语多是元音押韵,而英语则主要以辅音和辅音群押韵为特色。汉语里还包含了特有的词汇并置——仿词和语法及语义并置——对偶。

**关键词:** 并置; 偏离; 词汇并置; 语法并置; 仿词; 对偶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2-0064-06

## 一、并置和偏离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

早在布拉格时期,雅各布森和穆卡洛夫斯基就有文学即是偏离(deviation)的语言的看法,后来雅各布森以此为基础继续他的文体学研究实践<sup>[1]153</sup>。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定义为文学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布拉格学派把文学定义为突出(foregrounding)或偏离,那么雅各布森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文学语言是并置(parallelism,本文沿用许力生的译名)的理论。这个说法在他的许多著述如《语言学和诗学》、《语法并列及其在俄语中的体现》、《语法的诗和诗的语法》等影响较大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在研究言语并置方面最有建树的雅各布森认为并置是文本中同时含有相同和不同成分的语言形式<sup>[2]173</sup>,或者,“在并置结构中,必须有相同和相对的成分”<sup>[3]65</sup>。也就是说,并置要求结构中不仅有相同,而且有相对(包括相反)。而且,位置上的相同越严格,语义相对、相反的效果越明显、越强烈<sup>[2]173</sup>。

对雅各布森来说,并置是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语言的每一层次上,诗歌技巧的精华都体现在语言成分的重复出现上。”<sup>[2]174</sup>他还引用了Manley Hopkins的话<sup>[4]207</sup>来证明这一点:

诗歌的所有技巧都可归结为并置的原则。诗歌的结构就是连续的并列,从所谓的希伯来诗歌的并列技巧到教堂的唱和音乐到希腊、意大利和英语诗歌的错综复杂,都是如此。

无独有偶,莱文也认为包括并置在内的等价(equivalence)是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sup>[5]102</sup>。他的观点和雅各布森比较相近,但他用了“耦合”这个概念<sup>[6]197</sup>。如果在一节诗中,两个语言形式位置相同而语义相同或相对,就出现耦合。也就是说,耦合是语义和句法位置都等价的结构,是一种双重并置<sup>[5]102</sup>。比如, Dryden 在 Absalom and Achitophel<sup>[6]198</sup>中的诗句:

Plots, true or false, are necessary things,  
To raise up commonwealths, and ruin kings

收稿日期: 2007-06-18

作者简介: 岑群霞(1973-),女,浙江慈溪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体学,语用学

在这里，true 和 false 有着耦合关系，它们不仅在句法上属于等价关系：两者都是形容词，而且用 or 连接，显示出它们属于并列关系，而且语义上也是等价的，因为它们是一对反义词。同样，raise up 和 ruin，commonwealths 和 kings 也属于耦合关系。

再看 Walter Raleigh 在 *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sup>[6]200</sup> 中的诗句：

In folly ripe, in reason rotten

这里是两个介词短语的并置，其句式结构都是介词+名词+形容词，两个名词和两个形容词在语法位置上是等价关系，在语义上也是等价关系（反义词）。

如果说前面两位文体学家主要从客观的语言结构上来考察并置现象，利奇则更进一步，除此之外，他还把并置现象置于心理层面来加以研究。利奇把并置纳入了“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并置和偏离都是取得突出效果的方式，“语言偏离（打破语言常规）并不是唯一的语言突出手段，遵守语言规则的并置手段同样可以取得突出效果”<sup>[3]65</sup>。而且，“并置是诗歌语言的特征之一，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偏离”<sup>[3]65</sup>。在利奇看来，并置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书写）层和表层的语法结构上，因此属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偏离主要位于深层结构和语义层次上，因此并置现象与打破语言常规的偏离现象是不同的，“这两种突出在重要性上互为补充”<sup>[3]73</sup>。

文体学通常沿用利奇的说法，认为并置是和偏离并列的实现突出效果的两种不同手段之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并置是偏离的另一种形式，是方向相反的偏离<sup>[7]115</sup>，因为它在标准语言本来并不要求规则的地方引入了额外的规则性。如果说一般认为的偏离是违反规则（irregularity），那么并置就是过度规则（over-regularity），两者互为补充，构成偏离这个大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论及具体的言语并置现象，除了英语，汉语中也不乏并置的例子，甚至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唐朝诗人王维《山居秋暝》<sup>[8]140</sup> 中的两句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与语法形式上的对等有所不同，语义上的对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有时是相同，有时是相异，有时则是相反。如诗圣杜甫《登高》<sup>[8]181</sup> 中的两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除了有相同的句子结构外，“无边”和“不尽”是语义上的等价关系，而“下”和“来”在语义上可视为相反。而从总体上看，上句写的是旧事物的不可避免的消亡，下句写的是新事物的奔涌如潮的出现，意思刚好相反，两句之间是一种反义的等价关系。而李商隐《无题》<sup>[8]204</sup> 中的两句则是同义的等价关系：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讲究对仗，其实质就是以对等原则为基础的并置，从声律上讲，要求平仄相对；从意义上讲，要求有对照；从语法关系上讲，要求有同一性。可以说，中国古代作家早就意识到并置的和谐和对应之美，并在诗词曲中大量运用。

## 二、英汉语的并置的异同

### （一）英汉语的相似之处

在英汉语中，都有语言层面的并置和语言系统之外的并置。语言层面的并置亦同时包括词汇并置、语法并置、语音并置、书写并置、语义并置、方言并置、语域并置和历史阶段并置。这个

分类法比较普遍,因篇幅的关系,不再一一详述。

可以说,典型的并置现象出现在语言系统中,但像偏离一样,英汉语中在语言系统和文本层面之外也都存在着并置的现象,读者可以像欣赏语言层面内的言语并置现象一样欣赏其和谐对称之美。文本层面之外的并置可分为人物描写的并置、情节的并置、题材的并置和互文性导致的并置等等。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甄宝玉和贾宝玉、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男主角的两个情人就都是人物并置。贾宝玉的婚礼和林黛玉的去世在时间上的巧合是情节并置。爱情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而具体的爱情故事又各有特点。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见钟情,却因封建礼教的制约而抱恨终生;罗密欧和朱丽叶青春热情,却因家族世仇而双双殉情;奥塞罗因爱生妒,杀了爱妻后又痛悔不已;安娜·卡列宁娜不甘婚姻束缚,不顾名节投身爱情,最终却落得卧轨自尽;梁山伯和祝英台惺惺相惜,身死化蝶才得以相伴终身。上述是题材的并置。唐诗里也不乏相互类似的题材:无法实现的政治抱负;送别挚友;思念旧友;以及归隐田园等等,这些相类似的题材都是题材上的并置。另外一种并置牵涉到互文性的问题。互文性即其他文本对此文本的影响。有时读者看到手头的文本,必然会联系到其他相关的文本。有些作者就以某一文本为基础,以戏说、颠覆的手法来创作另一文本,从而不同文本构成了并置。比如广为流传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恶搞著名导演陈凯歌电影《无极》的作品,如果读者不把它与《无极》联系起来观赏,就根本不能理解作者的调侃和讽刺的意图。美国动画片《狮子王》故事原型来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两者构成了文本上的并置,而其中的人物也一一对应,形成人物的并置。

## (二) 英汉语的相异之处

除了相同方面以外,英汉语语言体系(特别是语音特征)的不同决定了英汉语言语并置方面的不同。

### 1. 押韵——语音并置

无论在英语还是汉语中,音韵对照(押韵)都是诗歌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英汉语音系统有所不同,导致音韵规律的不同。

汉语大体上每个书写单位(字)都是单音节,即一个字一个音节。汉语音韵学认为汉语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声调构成的,汉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即声母(共22个)和韵母(共38个),前声后韵,声韵结合,与体现声音高低升降变化的声调并称为汉语音节的三大要素。汉语音韵学同时也使用英语分析音节用的元音和辅音的概念。概括来说,声母、韵母是形成汉语音节的两大构件,辅音、元音是这两个构件所使用的语音材料,声母所使用的语音材料都是辅音,韵母所使用的语音材料主要是元音。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音节通常是由辅音加元音两部分组成。

与此相对,英语每个书写单位(单词)的音节数不定,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而英语音节是由元音或元音与辅音构成。英语音节的辅音可以在音节尾部,或同时出现在音节首尾,或可以是辅音连缀。而音节首的辅音连缀可以是两个或三个,音节尾的辅音连缀可以是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不同种类的辅音可以在音节内联在一起。可以说,英语音节的最大特点是有各种辅音群<sup>[9]63</sup>。

这样说来,在押韵方面,汉语主要是元音的押韵,而英语则可以是元音、辅音、辅音群甚至元音加辅音(辅音群)的押韵。相对来说,英语比较注重头韵。如以 Robert Burns 《致老鼠》<sup>[3]68</sup> 一诗中的一句为例:

The best laid schemes o' mice an' men

Gang aft a-gley

Mice 和 men 是头韵。

Ricky business — One day's look at the pleasures and pressures of sex at an early age.

则 pleasures 和 pressures 也主要是头韵。

汉语更倾向于尾韵，其实是元音为结尾的尾韵，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sup>[8]237</sup>：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能、僧和陵就是尾韵。

英语的尾韵也不在少数，但常以辅音或辅音群的形式出现<sup>[10]44</sup>：

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

And moan th'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e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o'er

The sad account of fore-bemoaned moan,

Which I new pay as if not paid before.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 and sorrows end.

其中，flow 和 woe、over 和 before 是词尾元音押韵，foregone 和 moan 是词尾辅音押韵，thought 和 sought、night 和 sight 是词尾元音加辅音押韵，而 past 和 waste、friend 和 end 则是词尾元音加辅音群押韵；第一句中，session、sweet、silent 是头韵，后面几句中的 love 与 long、moan 与 many、grieve 与 grievances、pay 与 paid 也都是头韵，因此整首诗押韵方式变化多端，语音婉转动听。

## 2. 仿词——汉语特有的词汇并置

英语一个单词虽然常由多个音节构成，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语义单位和书写单位。而汉语完整的语义单位是一个词，由单音节或多个音节（书写形式是字或字的组合，语义单位是语素的组合）构成。现代汉语中双音节的词最多，多过单音节和三音节的词。而双音节又多是偏正结构的合成词，语素之间结合比较松散，这样就给汉语中“仿词”这个特殊的表达方式创造了条件。仿词是更换现成的词中的某个语素而临时造出的新词，目的是适应文体效果表达的需要。原词和仿词构成词汇并置。作为文笔犀利的杂文家，鲁迅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请看下例<sup>[11]453</sup>：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喻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

这里的“狭人”是仿“阔人”而造的，语法位置相同而语义相反，构成词汇并置，表达新鲜有趣，文体效果是对那些替反动统治者鼓吹尊孔读经的帮闲文人作了无情的讽刺。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

这个例子<sup>[12]380</sup>中的“婆理”是仿拟“公理”创造的，风趣而犀利，既讽刺了为自称与学生的冲突是“婆媳争吵”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婆婆”）辩护的绅士们，又嘲讽了文人陈西滢所谓的“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可谓一语双雕。

然而不多久，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到深闺里去了。

这一例<sup>[12]586</sup>的浅闺特指贫家女子的卧室。由于封建礼教的限制，妇女卧室必须设在大宅子的内院，就是深闺；小户人家并无深宅大院，所以作者造出一个“浅闺”与“深闺”相对。这里虽无尖锐的讽刺，却有揶揄的趣味。

其他的例子还有仿“新闻”的词“旧闻”等。仿词和原词间形成词汇并置，通过对比揭示矛盾，使语言犀利有趣，令人耳目一新，而英语中似乎少有这类的例子。

### 3. 对偶——汉语特有的语法并置和语义并置

英语中有排比句，旨在通过情感的层层递增，最后达到一种情感高潮：

If you p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此处是犹太商人夏洛克的一段自我辩护词<sup>[3]68</sup>。整段话的情感高潮出现在“revenge”这个词上，它跟在bleed、laugh、die之后，并因为句式的稍微变化（“do”被“shall”代替），而得到了某种强调。当然，这里各个并置成分出现的顺序也很关键，在语义上要有一定的层阶性差异，可在重要性上按递进顺序排列，达到了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汉语里也有类似的排比句，但它具有要求更加严格的言语并置现象，即为对偶句。对偶也叫对联，是汉语比较有特色的语言现象，从句子的整体结构来说，是特殊形式的语法并置，从内在细节来看，则是语义并置。对联包括起句和对句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字数相等，意义相关，结构相同或相似。对偶有严对和宽对的区别。严对除了字数相等，意义相关外，要求结构相同，平仄和谐。根据对偶前后部分意义关系的不同，一般分为正对（上下句从不同侧面，说明同一事理）、反对（上下句从对立的两个方面加以叙述）和串对（也叫“流水对”，上下句意义相承，表达因果、条件关系）。如郑板桥的诗<sup>[13]103</sup>：

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

前文上下两联字数相等，意义相关，结构相同，而又字字不同，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同一事理，属于“严对”。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本联来自鲁迅杂文<sup>[14]485</sup>，属散文性质，文字上有重复，属宽对。

至于其他文本之外的并置，则因篇幅的关系，不再详细叙述。

### 参考文献

[1] Cook G.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15-156.

- [2] Jakobson R. Language in Literatur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1987: 173-175.
- [3] Leech G.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London: Longman, 1969: 56-69.
- [4]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M]. London: Methuen, 1958: 205-209.
- [5] Wales K. 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9: 102.
- [6] Freeman 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197-205.
- [7] 许力生. 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115-142.
- [8] 蘅塘居士. 唐诗三百首注疏[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3.
- [9] 李玉华. 英语音节音位与汉语音节音位的对比研究[J]. 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5): 61-65.
- [10] 屠岸.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百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 44.
- [1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3] 郑燮. 郑板桥诗词文选[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103.
- [1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Linguistic Parallelism

CEN Qunxia

(School of English,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China 310018)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system lead to the different phonetic parallelism, and Chinese enjoys the characteristic lexical parallelism-simulation word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parallelism-antithesis.

**Key words:** Parallelism; Deviation; Lexical parallelism; Grammatical parallelism; Simulation words; Antithesis

(编辑: 刘慧青)